



## 厝边年味

### 年猪

□连江水

年关一近，“杀猪宴”“吃刨猪饭”……好像点到了现代人精神的穴位，成为时下很火的文旅话题，也把我们带回杀年猪的记忆里。

“平时不看，专看过年月半。”因此，旧时杀年猪是年内隆重的大事。这不，杀年猪还有相对固定的时间。闽南俗语称“廿五刨猪豚”——刨，即刮削，意同“杀”；猪是猪，豚是小猪——就是说，腊月廿五是杀年猪约定俗成的时间。所以，腊月廿五这天屠夫们档期排得满满的，白加黑，得先预约时辰。时间定下了，先要吩咐买年肉的主准时到位。从前，车马、邮件都慢，谁家有一头年猪，今年找谁买肉过年，买什么部位的猪肉，是赊账还是付现，大家都心里有数。另外，还得先跟左邻右舍打个招呼，要杀一头猪没有三四个青壮年还真搞不定。



时辰一到，捉尾的、抓脚的、压腹的，悉数到位，拧耳抬头的自然是执刀的屠夫。这是个力气活，要讲究技艺与配合。小孩也悉数围拢过来。

开膛过后，买年肉的邻居就聚齐了。大家都算得很准——猪的嚎叫声早已传遍村头村尾，“二头肉”什么时候下锅谁没个数。所谓的“二头肉”，又叫“槽头肉”，邻近歃血口，用现在眼光看，这里淋巴偏多，并不是好肉。可那时人们对“二头肉”煮槽菜赞不绝口，说是香、甜、润，原因在于这种带着温度与血水的肉自然是新鲜无比，更重要的是大家都久疏战阵，啃个骨头都会觉得香。除了槽菜肉，通常还有一碗肉羹汤，上面漂几片葱叶，味道无可挑剔。大家打一碗白米饭边吃边讨论着，这猪养了多久，杀了多少斤，顺带夸一夸养猪的女主人。女主人自然要谦虚一番。那个时候，谁家媳妇是养猪能手，就是村里一等一的高人。不是吗？

古人很早就发现：家是什么？屋里圈

养着一头猪。有“豕”才有家，农耕文明时代，猪是家的标志物，也是家庭的重要财产。有一位擅长养猪的女主人是一件大好事。这一点，我深有体会。有一年，家里欠了一屁股债，我外公曾忧虑地说，不知猴年马月才能还清债务。不承想，当年我家就因一头长得飞快的猪就从债坑里爬出来。它是来报恩的吧。记忆里，我家常年养四五头猪，猪棚成了我家最重要的附属建筑，有次还将猪棚搭在厨房隔壁，就差没请猪上桌吃饭了。有时不禁心里嘀咕：母亲的爱是对猪多一点还是对她的儿女多一点。爱出者爱返，因此我家日子过得还算殷实，也因此母亲在生产队面对其他妇女时仰得老高了。

吃饱喝足，大家提着自个的那份肉高兴回家，此时买猪脚的人最为神气，甚至是趾高气扬。一头猪总共就四条猪腿，能买个猪腿犒劳家人朋友自然有面子，猪腿俨然是生活平安喜乐的勋章。那神气一般养猪人是不配有的，留给养猪人的通常是

一些猪头、内脏等边角料。说到这，大家可能会问：那时没有冰箱是如何储藏猪肉的？我们这边并没有熏制腊肉的习惯，多数是将好肉焖一焖，留着备用。而肥肉呢，在寒冷天气里干放着，板结得像冻肉，存储十来天问题不大。

因为猪是家养的，生长周期长，煮出来的肉筋道、不油腻，好些年我也没有吃过那么香的年肉了。

现在农村已少有什么土猪、家猪，就算有一两户养猪，那也是养群猪，还是以饲料为主。而像我母亲那样以养猪为荣的都以为养猪亏本，已好多年不养了。没有“豕”的“家”还得是家。这，我是想得通的，只是每到年关，总要想起那年杀年猪、吃年肉的往事。年猪话题恰好是一个小拨片，拨动了家园故土的乡愁和岁月流逝的喟叹。



## 春仔花开报春来

□王常婷

在闽南，春节是一场与花的盛大约会。当北风裹着咸湿的海雾掠过燕尾脊，当街巷里开始飘荡着炸枣与腊肉的香气，许多人家的厅堂、天井，便悄然绽放起一簇簇明艳的春仔花。这抹浸透着年味的红，是刻在闽南人基因里的春日密码。

闽南的春节摆花，是门流动的民俗学。腊月，各色花卉便带着不同的使命入驻厅堂。水仙是许多人的心头好，春节的家里，如果没有摆上一盆水仙，这年味便觉得寡淡了。而且对花在除夕夜开的期待有着莫名的执着，过了腊月廿四，如果这水仙花苞还紧实地包着，便得适时加点温水、晒晒太阳，催花也催春。水仙细长的叶片在清水里舒展，待到除夕夜，



金盏银台般的花苞次第绽放，满室生香，恰应了“花开富贵”的吉兆。近几年，多了温室培育出来的盆栽蝴蝶兰，花瓣如振翅的凤蝶，热闹活泼。水仙的清雅与蝴蝶兰的娇艳相映成趣，当晨光透过花窗斜照进来，便成了闽南人最朴素的年画——没有浓墨重彩，却自有一番生机盎然。

腊月的闽南花店，各色鲜花绿植总是堆到店门口；就连菜市场的摊位也见缝插针摆满了花。最惹眼的，是搁置在车斗里的花，这些花多来自附近县市的花农，他们凌晨便载着满车芬芳进城，月季、腊梅、银柳、冬青枝……层层叠叠，花团锦簇，沾着泥土，滚着晨露，散发的都是大地的芬芳。

那么多的花，很多就是春节开那么一阵子，似乎是拼尽了全力，元气大伤，在之后的日子里，好的植株还活着，却少开花；有的干

脆就跟着花儿一起香消玉殒了。只有月季最好养，开过的植株，扔花坛里，一年四季都绿油油的，开花似乎也不挑季节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村里的老人习惯都把月季叫做“春仔花”，也许是春天里开得最艳吧。

还有一种花，也叫“春仔花”，它“开”在阿姨、阿嬷的发髻上，比月季开得更艳更持久，曾经是闽南女人的最爱。

外婆年轻时很爱美，最喜欢茉莉，常常偷偷采一朵插耳后，可以香一整天。可让她婆婆看到了，不让插白花，于是，外婆就自己做春仔花。

细铁丝、红丝线、红宣纸，比较隆重的场合也用铜丝、红绸缎加金箔纸，或者串上珠子。铁丝在指间弯成花萼，红丝线再层层缠绕，渐渐显出花瓣的轮廓，一朵春仔花就在弯弯绕中轻轻松松盘活了。色

彩是鲜艳的红，花朵儿却还是茉莉的形状。晚年的外婆手有些发抖，却依然灵巧，过年还做很多春仔花，因为做一枝跟做十枝八枝花的材料、功夫差不了多少，一次做了可以绽放一整年。

最常见的是供在灶头的“春饭”，一定得插着一朵春仔花，俗称“饭春花”，闽南语中“春”与“剩”同音，象征着五谷丰登、岁有余粮。那用红纸精心做成的春仔花，是人们播种在田野上的希望之花。另一边，又有几朵春仔花绽放在迎元宵的大红灯笼上了。

又一年的春节将至，老家门楣上，新扎的春仔花在风中轻颤，像极了外婆当年发间的那朵朱红。



## 且喜且惊压岁钱

□吴安钦

一到年底，便想起孩提时长辈们给的压岁钱。

除夕一天天逼近，我们总是翘首以待，期待大人笑吟吟地把一张张带着墨香的新钞送到我们手里。

大人难以领略到，我们接到压岁钱后且喜且惊的心情。

祖母给的红包总是最沉。她常常另外塞给我一张崭新的一年。住在同一大厝里的伙伴们，他们身上很早就揣着一沓一沓的压岁钱，还聚到大厅里向我炫耀。我往往要到除夕夜才能拿到红包，再说量也比不过他们，底气不足，从来不敢与他们攀比。到大年初一，我才能拿出那张崭新的光滑耀眼的一元币展示给他们，他们很不服气，说，再新，也只有一张呢。

虽然只有那么一点点的压岁钱，但它



总让我惊喜交集。最为亢奋的该是除夕。怀揣那一张张带着体温的压岁钱，连过年最馋人的吃食，比如猪肚炖蛏干、大蒜炒海蛎之类的，都能暂时抛到脑后。匆匆忙忙上桌吃了白米饭与咸带鱼后，等着撤席，然后掩不住一脸兴奋躲到楼房一角，谋划如何使用这些压岁钱。

盼望许久的风筝今年一定要实现。过去，看大哥哥大姐放风筝，真是羡慕得要命。特别是看到他们拿着剪刀、竹篾、各色纸条、丝线等，围在一块精心制作风筝时的那种激情与快乐，简直令我心生嫉妒。他们不仅嫌我小，还嫌我没本钱没本事玩风筝呢。这回，我一定要安排五毛钱甚至更多的钱投资风筝制作，还一定要做一个船形风筝，把丝线设计得特别长，让它飞得更高远。

对了，我不是很喜欢画画吗？不是朝思暮想那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彩色蜡笔吗？还有那神奇的液体彩墨，黄色与蓝色一调，竟能变成绿色；红色与蓝色一混，就是

我最爱的葡萄紫。我要用它们画一串又一串熟透的葡萄。这需要多少钱呢？我想，一元之内都得拿下。

还有，我和小伙伴们商定，过了年一起买军棋，一盒才一角八分钱。

我的伙伴和我一样爱跟大人学演戏，其他好解决，戏班子需要道具，仅小小的锣和鼓两件就要五六元！这些，一人是承担不起了。怎么办？只能众筹，但是，我要带头，至少要出一元。

我还想要一盏能旋转的走马灯呢。

七算八算，预算竟然超过了五元。

祖母早就说过，开学注册就靠这压岁钱了。

如何用好这笔压岁钱？纠结中，我进入梦乡。梦，一个连着一个。

看，我用压岁钱，买了彩笔、军棋，还有五件套的锣鼓……最喜欢雀跃的是，我自己动手制作了一只又大又轻的帆船形五彩风筝，它径直往天空飞去。我手中紧攥着红色丝线，一圈一圈地放，风筝扶摇直上。



盼望许久的风筝今年一定要实现。过去，看大哥哥大姐放风筝，真是羡慕得要命。特别是看到他们拿着剪刀、竹篾、各色纸条、丝线等，围在一块精心制作风筝时的那种激情与快乐，简直令我心生嫉妒。他们不仅嫌我小，还嫌我没本钱没本事玩风筝呢。这回，我一定要安排五毛钱甚至更多的钱投资风筝制作，还一定要做一个船形风筝，把丝线设计得特别长，让它飞得更高远。

对了，我不是很喜欢画画吗？不是朝思暮想那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彩色蜡笔吗？还有那神奇的液体彩墨，黄色与蓝色一调，竟能变成绿色；红色与蓝色一混，就是

我最爱的葡萄紫。我要用它们画一串又一串熟透的葡萄。这需要多少钱呢？我想，一元之内都得拿下。

还有，我和小伙伴们商定，过了年一起买军棋，一盒才一角八分钱。

我的伙伴和我一样爱跟大人学演戏，其他好解决，戏班子需要道具，仅小小的锣和鼓两件就要五六元！这些，一人是承担不起了。怎么办？只能众筹，但是，我要带头，至少要出一元。

我还想要一盏能旋转的走马灯呢。

七算八算，预算竟然超过了五元。

祖母早就说过，开学注册就靠这压岁钱了。

如何用好这笔压岁钱？纠结中，我进入梦乡。梦，一个连着一个。

看，我用压岁钱，买了彩笔、军棋，还有五件套的锣鼓……最喜欢雀跃的是，我自己动手制作了一只又大又轻的帆船形五彩风筝，它径直往天空飞去。我手中紧攥着红色丝线，一圈一圈地放，风筝扶摇直上。

盼望许久的风筝今年一定要实现。过去，看大哥哥大姐放风筝，真是羡慕得要命。特别是看到他们拿着剪刀、竹篾、各色纸条、丝线等，围在一块精心制作风筝时的那种激情与快乐，简直令我心生嫉妒。他们不仅嫌我小，还嫌我没本钱没本事玩风筝呢。这回，我一定要安排五毛钱甚至更多的钱投资风筝制作，还一定要做一个船形风筝，把丝线设计得特别长，让它飞得更高远。

对了，我不是很喜欢画画吗？不是朝思暮想那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彩色蜡笔吗？还有那神奇的液体彩墨，黄色与蓝色一调，竟能变成绿色；红色与蓝色一混，就是

我最爱的葡萄紫。我要用它们画一串又一串熟透的葡萄。这需要多少钱呢？我想，一元之内都得拿下。

还有，我和小伙伴们商定，过了年一起买军棋，一盒才一角八分钱。

盼望许久的风筝今年一定要实现。过去，看大哥哥大姐放风筝，真是羡慕得要命。特别是看到他们拿着剪刀、竹篾、各色纸条、丝线等，围在一块精心制作风筝时的那种激情与快乐，简直令我心生嫉妒。他们不仅嫌我小，还嫌我没本钱没本事玩风筝呢。这回，我一定要安排五毛钱甚至更多的钱投资风筝制作，还一定要做一个船形风筝，把丝线设计得特别长，让它飞得更高远。

对了，我不是很喜欢画画吗？不是朝思暮想那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彩色蜡笔吗？还有那神奇的液体彩墨，黄色与蓝色一调，竟能变成绿色；红色与蓝色一混，就是

我最爱的葡萄紫。我要用它们画一串又一串熟透的葡萄。这需要多少钱呢？我想，一元之内都得拿下。

还有，我和小伙伴们商定，过了年一起买军棋，一盒才一角八分钱。

我的伙伴和我一样爱跟大人学演戏，其他好解决，戏班子需要道具，仅小小的锣和鼓两件就要五六元！这些，一人是承担不起了。怎么办？只能众筹，但是，我要带头，至少要出一元。

我还想要一盏能旋转的走马灯呢。

七算八算，预算竟然超过了五元。

祖母早就说过，开学注册就靠这压岁钱了。

如何用好这笔压岁钱？纠结中，我进入梦乡。梦，一个连着一个。

看，我用压岁钱，买了彩笔、军棋，还有五件套的锣鼓……最喜欢雀跃的是，我自己动手制作了一只又大又轻的帆船形五彩风筝，它径直往天空飞去。我手中紧攥着红色丝线，一圈一圈地放，风筝扶摇直上。

盼望许久的风筝今年一定要实现。过去，看大哥哥大姐放风筝，真是羡慕得要命。特别是看到他们拿着剪刀、竹篾、各色纸条、丝线等，围在一块精心制作风筝时的那种激情与快乐，简直令我心生嫉妒。他们不仅嫌我小，还嫌我没本钱没本事玩风筝呢。这回，我一定要安排五毛钱甚至更多的钱投资风筝制作，还一定要做一个船形风筝，把丝线设计得特别长，让它飞得更高远。

对了，我不是很喜欢画画吗？不是朝思暮想那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彩色蜡笔吗？还有那神奇的液体彩墨，黄色与蓝色一调，竟能变成绿色；红色与蓝色一混，就是

我最爱的葡萄紫。我要用它们画一串又一串熟透的葡萄。这需要多少钱呢？我想，一元之内都得拿下。

还有，我和小伙伴们商定，过了年一起买军棋，一盒才一角八分钱。

我的伙伴和我一样爱跟大人学演戏，其他好解决，戏班子需要道具，仅小小的锣和鼓两件就要五六元！这些，一人是承担不起了。怎么办？只能众筹，但是，我要带头，至少要出一元。

我还想要一盏能旋转的走马灯呢。

七算八算，预算竟然超过了五元。

祖母早就说过，开学注册就靠这压岁钱了。

如何用好这笔压岁钱？纠结中，我进入梦乡。梦，一个连着一个。

看，我用压岁钱，买了彩笔、军棋，还有五件套的锣鼓……最喜欢雀跃的是，我自己动手制作了一只又大又轻的帆船形五彩风筝，它径直往天空飞去。我手中紧攥着红色丝线，一圈一圈地放，风筝扶摇直上。

盼望许久的风筝今年一定要实现。过去，看大哥哥大姐放风筝，真是羡慕得要命。特别是看到他们拿着剪刀、竹篾、各色纸条、丝线等，围在一块精心制作风筝时的那种激情与快乐，简直令我心生嫉妒。他们不仅嫌我小，还嫌我没本钱没本事玩风筝呢。这回，我一定要安排五毛钱甚至更多的钱投资风筝制作，还一定要做一个船形风筝，把丝线设计得特别长，让它飞得更高远。

对了，我不是很喜欢画画吗？不是朝思暮想那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彩色蜡笔吗？还有那神奇的液体彩墨，黄色与蓝色一调，竟能变成绿色；红色与蓝色一混，就是

我最爱的葡萄紫。我要用它们画一串又一串熟透的葡萄。这需要多少钱呢？我想，一元之内都得拿下。

还有，我和小伙伴们商定，过了年一起买军棋，一盒才一角八分钱。

我的伙伴和我一样爱跟大人学演戏，其他好解决，戏班子需要道具，仅小小的锣和鼓两件就要五六元！这些，一人是承担不起了。怎么办？只能众筹，但是，我要带头，至少要出一元。

我还想要一盏能旋转的走